皇明史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八十七

楊瑄列傳第六十五

東莞尹守衡著

楊瑄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天順初奉勑印馬至河間民邀訴曹吉祥石亨強奪民田瑄劾罪狀以聞時二凶方以奪門功甚寵於上言即有明知其不法事莫敢言瑄奏至上謂閣臣賢哉有貞曰御史敢言如此寔爲難得吉祥甚懼時亨總兵於外及還大忿謂吉祥曰今在內惟爾在外惟吾御史敢於如此必內閣主使之深嘅賢有貞恨不即置瑄死瑄還京甚孝連見瑄復謀於同官張鵬率十

三道御史周斌等疏劾亨吉祥欺罔十餘事言二人凶惡𠛬張致千星變亟宜誅竄以荅天譴章未上兵科給事中王鉉知之潜以告吉祥吉祥與亨先詣上前訴曰奴輩萬死一生迎復皇上内閣顓權必欲傾奴二人使無噍類張鵬乃已誅奸臣内官張永從子故結黨誣臣伏地哭不休諸御史章入上已先入二人言大怒召諸御史文華殿俾誦彈章歷詰之周斌時為河南道御史手疏朗讀每讀一事輙正色别白之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至其冒功濫職上愕然曰彼率將士迎

竊有功何謂冒論功行賞何謂濫烒曰此輩貪天功邀
聖眷當時止數百人光祿賜酒饌名數具存今陞職乃數
千人非冒濫而何上默然悉收各御史下錦衣衛獄拷
訊究主使諸御史未嘗一語及閣臣竟文致坐瑄死且
連賢有貞外謫是時士大夫莫不驚懼方喜上嘉御史
敢言以為朝政清明可卜不料如此是夕忽雷電大作
大風拔木壞屋京師震恐於是諸御史獄皆從末減瑄
與鵬俱戍遼東鐵嶺行未至偶遇赦還或謂兩人宜請
亨吉祥謝免後禍不可乃復改戍廣西南丹兩人同一

于楷詔辭更峻曰逃則殺之命一千户監之行至南京撫臣李秉出視之哭不能起秉欲脫其手梏瑄曰吾三人死則死矣其敢累公此門錦衣手自封識必有邏者隨其後事且不測秉請于千户千户曰此詔旨也不敢秉曰有事秉自當之千户乃許二人免於同梏秉觧所繫金帶遺之以為行李資比至南册無他恙後五年二凶相繼以逆誅乃釋歸還里上後詢賢迎駕奪門事華諸胄功陞授官凡四千餘人詔退二凶田還民於是大悟嘗曰諸御史言不謬也茂陞廣仕復瑄官陞浙江按

察副使轉按察使卒于官瑄在浙修築捍海塘及濬西湖淤於民皆有永賴功也張鵬字騰霄淶水人同拭字國用呂黎人同景泰二年進士鵬後官超陞福建按察使進都察院僉都御史歷官至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卒諡懿簡祗初謫江陰令有愷悌慈民之歌謠有曰旱爲災知縣禱井雨來水爲患知縣禱陝雲散陞開封守兩地民皆有去思歷陝西參政廣東右布政使卒瑄有子源字貴濂以例貢授太僕主簿源精於京房之術弘治八年詔以四方災變求直言源以出位言事降貴州

吏目考滿入京選授五官監候正德元年源上疏言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揺天璇天璣天權星不明乞安居深宮絶遊畋罷弓馬毋輕出入屏除内侍寵倖小人節賞賜止工役信任大臣親講讀敦勸於詩書疏下禮部禮臣言源言深切時弊宜採聽十月源復疏言是月二十六日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爲群邪之氣陰冒陽臣欺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之象意目大閹瑾瑾怒矯旨廷杖三十釋之二年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候得熒惑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定宜思患豫防

持疏不下召源而斥之曰尖嘴彎爾官何等官亦學作忠臣耶矯旨杖三十謫戍肅州至河陽驛傷重而卒妻房氏斬蘆荻覆其尸葬之

論曰當嵩否之用事挾天子以睚眦于公卿虐焰且薰天矣楊左指先倡敢言之氣遂令喜動天顏及夫逮訊便殿二三執法雖云力挽回天然抑言屬已先入即事易於取信至於身貫三木幾死桁楊南冊再窴有赦無貸豈不忍之恩嫖於騷割而未信之諫明主猶難乎君夫源以京房之術累伐恭顯之姦再被譴責不顧也卓

有爰風生則頹斬佞臣頭死則藁葬郵亭中夫非烈丈夫之爲乎

皇明史竊卷之第八十八

林聰曹蔭列傳第六十六

東莞尹守衡著

林聰字季聰寧德人也正統四年進士初授刑科給事中尋外艱景泰元年起陞都給事中時廷議迎復上皇都御史王文嗣上古疑不决大學士高穀持千户龔遂榮書示諸朝聰見之舉手加額曰賴有此遂以聞帝見書以人心皆思上皇也遂急於迎復而禮皆從厚人亦以是義聰有納牖之功是時中外多事聰在言路知無不言內侍善增得貴幸大臣有候其生日約武弁拜賀者聰數其不法數事劾之上付司禮

監聰復上言法度者天下之法度祖宗爲天下立之法司爲天下掌之朝廷不可得而私臣下不可得而撓今善增等有罪皇上不付之法司而付之司禮監臣恐善增等玩法之心日甚一日怙終之惡愈無忌憚非所以示至公於天下也且如奸臣王振始亦怙寵恃恩終則專權亂政肇興邊釁禍及生靈厥後雖受赤族之誅竟亦何補於事今善增貴爲奉御猶未滿意富擬公室尚不快心雖造惡未如王振之甚然王振之初亦係細微而起此大姦所以嚴履霜春秋所以重謹始而防微杜漸憂深慮遠之幾端在於此况今邊事未寧虜使旁午不宜有此權勢

潛越以震駭中外取悄戎狄伏望皇上念大易春秋之
戒憫愚臣狂直之言監前車旣覆之失明正善增之罪
廢法度益以修明群姦愈加警懼疏入改下法司三年
易儲議下廷臣噤莫敢言聰獨抗議曰太子無過與給
事中李侃俱不肯署名巳見諸大臣皆務將順乃署名
侃執筆大慟及選宮僚侃陞詹事府丞聰陞右春坊司
直郎然亦不敢辭也其明年懷猷卒聰陳大寶八事其
首事則以正大本爲請乞復見深皇太子東宮上亦優
容之免譴責是年以商文毅薦復陞吏科都給事中聰

見吏部陞官太驟疏請申明三載考績三載黜陟之典以爲初任而終及一考陞任而未及一考率皆歷任日淺持守或出於勉強操履難別其情僞或有年踰七十精神衰憊之人昏耗悞事一槩不許推陞以長奔競時有知府李輅陞參政未涖任僉事陳永履任未及一考皆陞布政使並以聰言落守舊職繇是銓曹遂多畏惡聰矣屬聰爲甥教官求近地郗御史王文聰在刑垣曾彈及之嫉御史王濟劾聰下吏簿責擬大臣專擅選官律當死禮部尚書胡濙會議謂文曰給事七品官也而

擬大臣囑託公事也而擬選法二者干律合乎拂衣出遂稱疾上遣與安視淡疾淡爲白其故乃得左遷國子監學正英宗復辟起右僉都御史出賑山東饑還陞右副都御史天順三年内艱明年詔起奪情掌院事又明年曹欽反起大獄牽連冤濫冒功者至割乞兒頭上功都人不敢夜出聰下令曰功非生禽鞫訊者不叙妄殺風乃止都人始安成化二年江淮旱人相食奉命出賑奏截漕粟十萬石濟之明年九載秩滿陞右都御史七年出巡撫大同逾載遂請致仕越二年起掌南院聰以

敢言受知上出居彈壓重地於是群屬皆喜言事尚風
裁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鈐制其屬聰曰巳既不言而
又過人使不言非聰所能也又三年召入爲刑部尚書
加太子少保十五年與定西侯蔣琬按事遼東時汪直
方怙寵用事廷中諸大臣無敢有難之者聰亦浮沉如
直指馬文升遂坐謫戍事具馬文升傳于時士論大不
滿於聰聰亦以清議乞休不許十八年卒于位贈少保
謚莊敏李侃字希正順天東安人也正統七年進士景
泰中嘗面糾戶部尚書金濂格詔徵斂罪言宥之侃勝

一日近御前厲聲言瀛罪不可宥遂下瀛獄英廟復辟進

歷卿貳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兼提督鴈門等關首

奏巡按御史李傑不職坐斥去貪墨吏望風斂避有生

禽虜酋小石愛子者虜備駝馬來贖侃請歸之以結其

心從之時邊方無事侃自治兵儲外為政時有建請興

化厲俗士悅民懷吏胥令服儒巾欲其革心嚮道人頗

笑其迂尋外艱解任軍民擁留不得行服除遂請致仕

家居貧甚卒無以斂子懋恢德仁皆舉進士

論曰易儲之際事今日之君父難言也惟聰抗議則言

官尚有人焉大廷元老乃復有頻足長嘆之士二三君子協力匡扶夫豈不能共奏補天浴日之功而竟曲筆相從始也何壯卒也何怯毋乃罷祿之謀重遂令正直之氣隳乎吾聞聰在諫垣戶部侍郎張霈祭酒劉鉉承詔奪情劾令終制三年署院躬自戾之及至掊擊權璫往日不避餘力遼東之行犯清議不顧晚節之難有古嘆之吾於季聰亦云

豐慶者[illegible]人也景泰初以給事中諫南城及易儲事逮繫詔獄七年英廟復辟陞河南左參政論周府內官不法事上嘉之陞右布政使廉聲大著風裁振于郡邑一日行部有一知縣魚鹽不傍聞慶至大懼無以得解以白金爲燭饋之受之慶初未之省也既而聽子以告慶佯曰試然之乎聽子曰然而不然也慶曰不然則還之耳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然盡出之以易可然者旨今無爾矣知縣大恐輒棄印綬而去終亦不明其爲銀燭事也論者曰此一事也而持己之廉待人之恕

遠謗之智脅得焉使不忍其欺也而暴揚之人謂其有以來之也嫌疑之際終不免於物議君子不幸而處此

尚當師法豊慶云

皇明史竊卷之第八十九

鄒智列傳第六十七

東莞尹守衡著

鄒智字汝愚合州人也幼聰異十二能文章讀書龍泉庵家貧燃樹葉以代燭泉鄉試第一人訝其年少聚觀之智焉上口占詩曰龍泉庵上若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太相驚已其志固已遠矣計偕道出三原見大司馬王恕曰今小人在位羣邪肆毒智行五會試乎正欲上疏聖天子進君子退小人耳恕不答明年登進士為庶吉士會令下詔欽崇天道曰臣聞

夫君者天之宗子也大臣者天子之家相也體元老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陛下之於輔臣有闕必補有事必咨有殊恩異數必加亦云任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處分一軍國重事往往出自內批其實一二小人皆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夫陛下任之又疑之者豈不欲推誠以待物哉竊意其進身之初多出於私門有以致陛下之厭薄矣至於議事之時又必容唯唯若不能然伈伈俔俔若不敢然甘於模稜恬於伴食又不如一二小人足以任事此陛下所以既任而

疑之也臣竊以爲過矣宋之英主無出仁宗夏竦懷奸挾詐孤負任使則罷黜之呂夷簡痛改前非少圖後效則包容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敵契丹西臣元昊而慶曆嘉祐之治爲太平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臣願陛察孰爲夏竦吾黜之孰爲夷簡吾容之孰爲杜衍韓
范仲淹富弼吾擢之召至便殿給以筆札使條陳治平天下之道不使一二小人若得以參錯其間則天工於是乎亮矣臣又聞天下之事惟輔臣得以議之惟諫官

得以言之諫官雖卑與輔臣等宋神宗謂蒲宗孟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古人慎重諫官有如此者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爲美以應對捷給爲賢以簿書刑獄爲職業上不畏天命下不悲人窮群居終日迹若鷺斯間有以忠義激之者則曰吾舌非不能言吾心非不欲言吾官非不可言但言出而禍謫隨之其誰吾聽嗚呼既不盡言以稱其職而復引咎以歸於君有人心者何忍爲此臣願罷黜浮冗之輩廣求風節之臣或令對仗彈劾或令入閣參議或請對或輪對或非時召對接之

涵顏款之以厚語使得展盡底蘊無少顧忌言有可
采則次第施行否則優容而不之罪則天聽於是乎開
矣臣又聞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正
人君子之有益於人國也大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
知天下之事必得正人君子而後可任哉其所以不樂
於正人君子而反磨折之者非有他也特以其所言所
行利於公室而不利於私家故小人巧為讒間以中傷
之耳以臣所知兵部尚書王恕元勳碩德顧倒其爵監
察御史強珍忠肝義膽顧褫其權他如章懋之直亮林

後之剛方張吉之純雅或落之於空山或疎之於部屬或竄之於蠻煙瘴雨之鄉此豈天所以生賢之本心哉臣願陛下飭王恕之蒲輪駕彊珍之驄馬將林俊等分居要近之地使各盡其平生以圖來效則天心於是乎協矣我太祖高皇帝監前古之迹識禍亂之源故凡寺人之徒惟供給掃除之役頻年以來舊章日壞邪徑日開凡王大權盡出此曹之手內倚之爲相外倚之爲將藩省倚之爲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出入宮禁倚之以剝削下倚之以結怨於軍

民歐陽修曰宦官之禍甚於女寵可不念哉可不畏哉臣願陛下以宰相爲股肱以諫官爲耳目以正人君子爲腹心深思極慮定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沉入不報是年八月上崩九月孝宗嗣位十月星變詔求直言智復上言曰仰視今月初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臣竊惟陛下即位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擯斥宦官黜遠左道根究浮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放珍禽奇獸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得所患而未去

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宜其克享天心而景星卿雲昭
回乎霄漢之表今變異若此其故何哉臣反覆思之無
乃陰之當消者未消陽之當長者未長而陛下所以事
天猶有未至歟昔孔子修春秋凡星變必書朱子修綱
目凡星變必書所以垂萬世帝王之明戒也使孔子而
非大聖朱子而非大賢則其書之也疑亦無討使其達
天人之理則豈可不爲寒心也哉伏讀明詔有曰天下
大小衙門政務有利當興有弊當革所在官員其條具
以聞臣有以見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爲奸臣所誤阻

登吉路物論嵩然故復下此詔以自解耳臣竊以為欲
與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
之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當有大衙門始夫內閣者
天下之大衙門也利莫與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不
退小人不退欲弊之革也不可得已君子不進欲利之
興也不可得已且如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
保劉吉附下罔上淺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
全無廉恥世之所謂小人也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能
輔朝政必不能修紀綱必壞風俗必偷天下之賢必有

所觀望而不敢來天下之邪必有所盤結而不肯去上弊社稷下弊蒼生此弊所當革者也臣願陛下諷之再辭以全其體給之餘祿以飽其欲放之田里以休其勞則天下之弊無不革矣至如致仕尚書王恕矢志忠勤可任大事尚書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君德必爲之開明朝政必爲之清肅紀綱必振風俗必淳天下之賢必拔茅而來天下之邪必望風而去上利社稷下利蒼生此利所當興者也臣願陛下寄之安車以

優其禮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蘊則天下之利無不與矣然君子之所以不進小人之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一制於弘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一間於陳源曾覿則不得以盡其才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爲犄角而玄宗之朝政不綱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爲表裏而理宗之國勢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於此曹之盛衰也臣願陛下鑒其所既往謹其所未來大張英斷總攬天

綱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太祖高皇帝爲法凡所以任大臣者一以太宗文皇帝爲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陛下聰明冠絕百王神武震驚六合豈不知刑臣之不可以弄天綱哉然而一操一縱之間卒無一定之守者殆正心之功未之講也心者身之主事之綱也一身無主則萬事無綱儀狄之酒或得以甘吾之飲易牙之味或得以飽吾之嗛白台閭須之矣夾林蘭臺之樂或得以娛吾之口彼必投間抵隙以施其蒙蔽播弄之術於不知不覺之中雖有聰明神武

少資亦將日改月化而寖失其本初矣欲進君子退小人與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正天下之衙門豈易得哉蓋以君子對小人言之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以群臣對宦官言之群臣爲陽宦官爲陰所謂陽者當力扶之使之日長所謂陰者當痛抑之使之日消陽日以長陰日以消則所以格天者在是所以配天者在是所以祈天永命者在是豈特天變之可弭而已哉疏入留中新天子故已厭薄宦竪不忍嚴斥稍出而王三原亦遂召起入爲吏部尚書巡撫都御史彭韶入爲刑部侍郎智復

先請于恕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老先生勿受官職先請面見以時政之不便者歷歷陳於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恕歛容謝教恕入爲安尹直上亦以次罷免會與御史湯鼐相善鼐壽州人性伉爽喜以風節自負恕嘗語鼐曰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選事但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繇間隔不通也公以言官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也鼐不能從而鼐先嘗詣閣會劉吉詰之曰近日詔書

裹面不欲開言路吾輩扶持言官增之耳豹出遂劾安等請裹面者指內臣耶謂朝士乞追究所指而不從臣以扶持之說豈人臣善則君之義疏入候旨上命司禮監宣入內太監令跪聽命豹曰令豹跪者奉旨耶太監命耶曰奉旨豹乃跪乃宣若疏留中不出可歸矣豹手拍地大言曰疏不出將并劾諸中官諸中官稍匿去豹乃出已而萬安尹直罷豹喜語智曰小人退則君子進雖吉在無能爲也豹頗放言無忌吉恨甚壽州知州劉槩與書豹言嘗夢一人牽牛陷澤中豹手提牛角

引之而上人牽牛象國姓此國勢頹危賴備復安之兆也爲大喜出書示坐客御史魏璋素比吉遂劾備指爲怨言誹謗捕備與繫下錦衣衛獄吉諷錦衣衛文致獄辭連智令自輸服智執筆對簿曰智與湯鼐等往來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早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或論君子未盡大用以展布其經綸或論小人未盡廢黜人林紀其奸黨智當萬死按治者見皆悚慄然畏吉欲

皆坐死刑部侍郎劉辭不判乃獲免智謫廣東[illegible]
吏人目爲與吳成共肅智獄中有詩曰人到白頭終是[illegible]
事畫青史定誰真憂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
謝劉詩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
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忠愛有足悲者吉總朝
政至四年九月乃能免智入廣陳白沙先生忘年而友
之時以詩文相命與順德今吳廷舉相得甚讙智過順
德廷舉輙款留踰月士人爲築謫仙亭奉智遊息竟卒
于順德時年二十六迨後天啓元年追謚忠介湯顯正

德初援登極赦歸壽州州民王濡首告鄧侵官地營觀星壇文盜伐皇陵樹天子命給事中安磐錦衣衛千戶鄭凱會御史李璞勘俱誣然猶坐妄援赦文私歸杖遣戍君于寧夏

論曰余至順德訪所謂謫仙亭者登其上裴回焉慨然想慕其爲人智雖夭年不終迄今歸然靈光獨存亦賢豪之一快哉善建者不拔吾聞諸老子　吳廷舉謫仙亭詩曰行月綸巾此謫仙棲荒行役又炎天家人莫畏青苹雨不盡清風何點前門沙先生那得許門邊谷一亭濾海賓當時道與謫仙人花江柳市無關界盡是乾坤一樣春

皇明史竊卷之第九十

東莞尹守衡著

黃鞏陸震舒芬汪應軫列傳第六十八

黃鞏字伯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歷車駕職方郎中丁內艱服除會康陵群小用事鞏竊欲脫絕之舉題其書屋曰石田草屋為生大拙鳴必馬革自許何愚爾武選郎中上為江彬等蠱誘下詔巡幸江南廷臣疏諫而未敢斥言彬者鞏曰上之遊幸皆起於彬吾不可令彬為更語恐上下情同官車駕郎陸震聞鞏曰震雖非言責而與馬侍衛之衆皆吾職守君舉不法震可無言乎且庫藏萬一有

倖狠之變悔將何及已得見鞏疏草乃自毀其草語鞏曰今所縷縷願畢忠於主上者盡已具公疏中願同署名以進即死無恨其疏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吉凶悔吝生乎動陛下所以盤遊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切

見近時臣僚奏牘言及時政往往留不以聞事關權臣則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焉得而不亂哉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陛下自稱爲公謙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爲陛下懼焉陛

始將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州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陛下為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為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即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猶恐不支況又重以擾之其何不流而為盜賊速而為死亡也哉姦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不測則欲歸無路變生

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一
事中官親嬺群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
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
之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
獨忍使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陛下深惟
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詔與民更新罷南
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
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
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爲也嘗聞開國承家小人

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
按今之小人竊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實繁有徒至於
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
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
庸流兇很傲誕無人臣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
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
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卷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帥內
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
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亦何惜

戮彬以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剛將彬下諸廷尉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遊觀屡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满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宣示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大臣議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於宮中以繫四海之望待它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留意疏入

逮下詔獄彬故白上若楚之荷校晚午門外五日枝五十放爲民翬遺第詩有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翬體素羸瀕死而甦震出妻語之曰何自苦乃爾震曰吾身所爲吾弗悔也竟以創故卒震字汝亨蘭谿人也正德三年進士初令泰和多善政民祠之嘉靖改元擢起南京大理寺丞未幾卒贈大理少卿震贈太常少卿蔭一子太學翬嘗曰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世之人顧以此易彼何邪震講學于章楓山之門是時同上疏者有修撰舒芬

舒芬字國裳人也正德十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時上數出關外遊幸芬曰今上以天下士遇我我可以衆人事上乎亟欲諫念有補袞諸大臣在未敢十三年春二月孝貞皇后崩上自宣府還奔喪是時上以宣府爲家矣踰月往視山陵徧于黄花鎮六月奉梓宮祔葬遂復議北巡上心每不忘宣府芬上請降聖孝疏曰古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陛下三年之内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縶在疚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今聖册大事甫終陛下安可遽出遊幸

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避難未有輕身不嚴侍衛者天子等威莫大于車服而下同于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而重威儀也矧不虞有意外之變乎時上好戎服馳馬故芬疏并及之不聽芬遂乞歸養言臣係獨子無他兄弟去家千里久不見父母臣愧無以爲人子者寓諷諫不省上迨明年春則詔以三月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杭復浮漢沔登武當且遍中土縶罷時宸濠久謀侍子入侍結內侍江彬等爲內應於是士大夫聞上南幸恐濠乘此生變大洶懼芬語同館諸人曰

駕出必不利此社稷安危之所繫也與庶吉士汪應軫等七人具疏上曰臣惟古帝王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量衡訪逸老問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位無非事者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近日陛下駕巡西北六師不備四民告病哀號之聲上徹於天傳播四方人心震動今聞南巡衛路之民莫不逃竄而有司方以迎奉為名竭其才力以供萬一群聚嗁呼為禍不細且陛下之出以鎮國公名號苟所至親王地方據勳臣之禮以待則陛下將朝之乎亦受其朝乎萬一循名責實求此悖謬之

端則左右寵倖之人無死所矣由此觀之則陛下巡非古聖帝明王之舉而幾於秦皇漢武之游傳浪梧谷之禍不可監哉事幾著明非特臣等數人知之中外之人莫不知也然大臣知之而不言小臣言之而未盡其志非恭順也葢以陛下之志不可挽矣天下之事不可爲矣又以陛下大婚十有五年而聖嗣未育故凡一切危亡之迹不欲爲若言以救而聽陛下之自壞也尚有痛哭泣血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奕人

棋以革除年間事爲故事也特左右寵倖者知術短淺不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警蹕而出安肯輕褻而漫遊哉夫以陛下雄才大略前古無比誅鋤凶邪私愛莫狥苟有補裨爲陛下言者陳善以擴充之雖堯舜湯武不難爲者矧於安宗社計治亂者哉昔唐郇模乃賤丈夫宋陳東乃太學生猶不惜殺身狥國况臣等俱法從之臣且受陛下國士之遇者哉伏願憐察臣等愚衷降惻過之詔絕遊幸之念日親經筵修明治政建立國本戒飭庶官以承太平之治

則陛下真樂豈有過此而復求之汗漫之遊哉疏入而太宰陸完者濠黨也迎芬等言曰主上聞有諫止南巡者輒舉刀為刎狀今日撤賴矣是時懷疏集闕下者尚百人稍稍退去而兵部郎中黃鞏員外郎陸震二人疏竟上之考功郎中夏良勝儀制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三人共詣芬大握腕芬曰匹夫之志其可奪乎今日之事有死無二於是三人並持疏繼上之其明日吏部郎中張衍慶等刑部郎中陸俸等又明日禮部郎中姜龍等兵部郎中孫鳳等行人司副余廷瓚等連疏相

繼入太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上震怒皆下詔獄命跪午門前五日是日工部郎中林大輅等三人大理寺正周叙等十人各疏復入其言芬等無罪願特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不然臣與同死自今請罷遊幸勿令左右奸佞蒙蔽上益大怒俱下獄罰跪五日加梏拲而通政司遂格不受疏數日風霾晝晦禁內海子水溢高四尺橋下七鐵柱折金吾衛指揮張英憤曰是大變故明驗也駕出必不利肉袒挾兩囊土持疏當蹕道跪哭拔刃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為

且恐汚帝庭洒土掩血耳上大驚詔校諸言事人各有差以次降黜戍繫于邊英死獄中芬謫福建市舶提舉初武宗好巡幸時猶內畏兩宮外憚大臣盡諫嘗騎馬至東西華門閽者伏馬前諫不可輒回蹕十二年秋七月始馳一騎從近幸數人徑至南海子都下洶洶諸大臣言官僉往跪門請回蹕上遣從者慰遣示以回期至期衆又欲往大臣中有爲鎮靜之說者揚言古天子以四時巡狩況南海子近京師祖宗常時臨幸上今一出即洶洶如此徒搖人心不如無往衆乃止是年冬幸宣

府明年幸大同又幸榆林竟莫諫止及欲南巡諸大臣言官復噤口不敢言言者故皆部院司寺僚屬死杖下者十有二人上亦遂為感動自後竟不復言南巡事矣云何瓊友人以是藉藉稱公當日卓不見沮陸太宰力倡諸僚死諫有社稷功使皆循口聽主上南巡瓊以輕舟伏甲士邀駕江上天下事未可知也公謫踰年外艱歸明年世宗入繼大統乃盡起所謫者入復芬官芬服闋應詔還京加俸一級時議大禮芬從廷和指與上意忤已而昭聖太后誕命婦免朝賀芬言兩宮禮不宜復

有異同恐疑人心上怒豈言奪俸芬尋乞致仕歸養凡四疏不許乞改選以便養亦不許是年秋以爭大禮與同官楊慎等撼門哭復廷杖逼籍十年受杖者再皆以諫故特母已就養明年母卒奉喪歸歸二年卒芬酷凡周禮臨卒語子曰六經大明於世惟周禮未獲表章子生平精力用在此書延加校定幸成全經知我罪我我不敢知第未及上進爲歎爾所著有五官序辨五卷六官圖釋一卷刪僞一卷正經六卷凡十有三卷芬事上不忘諫居官不忘養人爾爲忠孝狀元云初芬同諫者

汪應軫字子宿山陰人也懸芬楞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是時芬既外謫應軫亦在謫中出知泗州泗民惰弗知農桑應軫至首勸民耕出俸金買桑湖州而植之募桑婦來教蠶事武宗聞濠變南征所過州邑大擾中使恣横莫可誰何應軫計中人陰懦可懾以威率壯士百餘人列册次呼聲震地中使錯愕莫知所爲付沮喪應軫麾從人速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武宗至南都諭令泗州進美人善歌吹者數十人蓋中使啣應軫故以是難之應軫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

敕古臣向募務綠婦十餘人偹蒙納之宮中俾受蠶事定于治化有裨詔且停止肅皇帝登極召還為給事中加俸一級猶以諫止先帝南巡下獄山東礦盜流入河南至考城殺指揮趙泰等官三十員上憂之諭當事大臣亟宜平定應軫上言弭盜之策大畧不過安之勝之而已安之在擇守令勝之有六離附賊黨一也收用豪傑二也扼塞險要三也開糾告發四也明賞罰以勸士五也分首從以招降六也且弭盜之法與禦寇不同禦寇之法逐之境外而已弭盜而縱之出境是以隣國

為盜也請爲定例凡一方盜起彼此玩視不即樸滅以致出境流劫則兩處鎮巡一體坐罪上可之踰月盜平尋出江西僉事自免去已又薦起督學江西外艱歸遂不復出晚歲陶情於酒人謂其外常醉而內常醒蓋靖節之流比卒鄉人倣靖節例私謚爲靖獻先生

論曰武宗雖好遊乎乃不勝其童心耳顧其初一閹人止之如轉圜二三元老削先皇畀之爲師保傅之臣也格心之學無聞六龍之轡莫追誰故縱之而長其漸乎憑江逆濠幾以萬乘嘗之此豈忠於社稷者哉芬等小

臣幸有以迴旣倒之狂瀾而使午門陳十二士之屍殿

陛灑張英之血當軸諸人高覘堂皇之上曾莫愆顏則

將焉用彼相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九十一

楊周浦劉周列傳第六十九　東莞尹守衡著

楊爵字伯修富平人家貧年二十始發憤讀書兄爲邑㨿以他累逮爵并逮獄爵從獄中上書自見寃令見書詫曰奇士也立出之舉嘉靖八年進士授行人奉使楚藩還朝上方集議郊祀之禮爵言臣輙車至湖廣見百姓多菜色挈筐操刀割莩肉猶啖道旁假令周公制禮文盡行抑何補於兆羸饑饉之艱臣敢冒死請上爲下詔發賑敗御史念母乞終養母尋卒廬墓三年行部使者薦起補御史

賑請慰人心以隆治道言臣屏林下九年誤蒙聖恩起
用擢以耳目之官任以糾劾之責夙夜以思國事日非
國恩未報竊與流俗請舉目前所見有足以失人心而
致危亂以貽聖心之憂者爲陛下告臣惟天下之患莫
大於以危爲安以害爲利實則可憂而以爲大可樂法
家拂士日益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積
漸而至於蠱則不可得而救矣此實天下之患也往年
夏末入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立冬無雪暖
氣如春元旦僅雪即止民失所望洶洶無聊此正陛下

撤樂減膳率臣下以祈恵寧之時也而大學士夏言數人者乃以爲靈瑞而稱頌之其欺天罔人不已甚乎不幾於安危利菑而以大可憂者爲樂耶孔子告顏淵爲邦在遠佞人如言等所謂佞人非耶大臣之職輔君當道志於仁而先天下以爲憂者也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君人臣之極位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欲天下之治安可得耶翊國公郭勛中外皆知爲天下之大惡朝廷之大蠹也豈能逃於聖鑒雖陛下盛德優容臣愚以爲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之於微遏之於漸則朝廷

優禮大臣之體貌未失而勳戚之餘裔亦得以保全而
善終也或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則群彼趨赴善類退
處其爲天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治道去其太甚此爲
害治之人之太甚者當急去而不可緩也凡此任用匪
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古者民勤於食則百
作廢今民勤食不可得而至於離散離散無所歸而至
於死亡臣近巡視南城兩月凍餒死者八十人此南城
一部耳共五城未知有幾且不及見而在千萬里之遠
者未知有幾孰非陛下之赤子也而顛連無告委命溝

繇蓋望一豆羹簞食以延須臾之生而不可得此正陛下愛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十年未止乃又遠修雷壇以一方士之故浚民膏血而不知恤則民何以得其所哉況今北虜跳梁內寇竊發警報日聞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爲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於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君臣每以勤敬之道交相儆戒堯舜兢兢業業無怠無荒禹惜寸陰湯昧爽不遑文王不遑暇食武王以敬勝怠故能壽躋耄期治隆熙泰陛下即位

之初勵精有爲不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之矣數年以來因聖體違和朝儀間闕經筵輟講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覩聖容敷奏未得一聆天語若是者今已久矣夫天位者艱難之器逸樂之具也陛下一身天地百神賴以享六軍萬民賴以安一日二日有萬幾之繁近聞聖躬調順大獲福綏中外臣民罔不歡慶况此春氣漸和人思新化庶官入覲雝雝肅肅來自萬里之遠者孰不欲鞠躬委北而舞蹈望龍顏以慰快覩之心乎易曰聖人作而萬物

視正今日之事也君未得瞻於咫尺天顏之下以伸有平順者之敬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執左道以惑衆聖王所必誅而不宥者也今與其言與服列於庭死金紫赤紱賞及於方外之士臣不意陛下聰哲先物明見萬里而所爲一至於此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人謂官不必備惟其人陛下以天縱之聖資爲上天之元子君細旃廣厦之下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脩與天地合其德與日

月合其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灾則山川鬼神莫不寧矣
安川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爲
聖躬之禍耶其非聖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平蕩蕩奉
三無私以化天下之道也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聖
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
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
納諫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有故一時臣工恃陛下之
能容敢以直言冒干天聽言過激切而獲罪者亦多有
之自此以來臣下懍危慮禍未聞敢有犯顏直諫而爲

臣救逆心之論者昔人論求言之益以爲勉強以聽不若悅而從之悅而從之不若導之使言蓋人臣持祿保位者多而忘身以徇國者少雖識見有明暗言論有得失陛下明目達聰鑒別取舍黜陟賞罰付之公論則可矣若震怒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寺卿楊最言出而身立死近日左賛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此於國體治道所損甚多臣非區區爲一楊最等惜也但歷觀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以拒諫而亡者也臣恐忠藎杜口則讒諛交進上德不能

下達下情不能上通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遠即遠於萬里矣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此數者關於天下之治亂國勢之安危貽聖心之憂誠未已也伏望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勅戒夏言務篤忠貞以報國於邪勛則豫有以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妄之術以慰人心以祈天祐則莊敬日強而眉壽永於千億宗廟社稷萬萬年無疆之福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規端在此矣疏入上怒逮繫詔獄杖幾死而越月上亦、也怒

能免夏言又用科臣高時言下郭勛于獄是時人人皆以爵言至是大雖然猶長繫上心未可測識其冬九廟災詔求直言戶部主事周天佐上言曰臣天佐仰見皇上畏天之誠求言之切治道更新之會轉災爲祥之機也乃今闕政猶有在而忠言未盡聞此何以故實以聖明采察之度未宏而臣下畏望之心猶存也蓋示人以言未若示人以政求言之切乃示人以言耳而御史楊爵之獄未釋是未示人以政也國家置言官以言爲職爵所言之事豈逃睿見惟以過直犯怒誠可矜察聖怒

之下上一則曰小人一則曰囚犯以書言極諫為小人則為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奉職納忠為囚犯又孰不能為容悅寡過之臣哉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陛下試思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於天心否耶昔人謂雷霆之所摧折萬鈞之所發壓者爵既遭矣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朝露而殞是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楊爵一身之利害不足深惜而所關係聖德之損益不細也臣頗察爵之疏原爵之心特賜釋放仍乞明示㝠納不吝採行旌爵之忠讜以風天下之直則聖德如天

恩之廣如日月之明由此而天意不回未之有也跡入
逮下獄不勝笞掠三日死而巡按陝西御史浦鋐復自
關中上言曰臣鋐近見工科給事中高時疏劾郭勛陛
下特加高時俸級逮繫郭勛於理切思楊爵春初所奏
緊叅勛事陛下罪爵于獄蓋因爵之言觀勛之行察之
真而後發也臣初不知爵為何如人今行部至富平察
其平生兄亡而桂冠養毋毋逝而廬墓興思足跡不踰
于城市請謁不邇于鄉邑荷陛下錄用而積思陳諫乃
移事親之孝而為事君之忠也時既蒙嘉爵亦嘗有伕

乞宜亟還朝著之列使爵靖共之才爵必能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上不負明時下不負所學廣幾廣納諫之門作敢言之氣言路開而太平之盛治可臻矣奏至微詔獄笞之百與爵同桎鎖爵爵曰爵不佞何以累公公固自愛如時政何鋐曰此吾巡按陝西之責之一事也無與子鋐繫七日死爵撫尸慟哭曰痛哉柰何以爵故死周君又死公也爵奚以生有觧之曰浦周二子之死也其死以浦周二子之事也子何與爵與天佐故相識天佐幽別室死守者不肯與爵相見爵痛甚哭之詩曰

天上列星墜人間草木愁滿胸都是淚只向暗中流二
人死爵益省愆自咎繫及明年工部員外郎劉魁以諫
修雷壇下獄又明年吏科都給事中周怡以論大臣不
和下獄爵自是得兩人共朝夕且懽甚忘憂苦旣五年
上修玄教神降于箕請宥三臣爵於是與魁及怡幸徼
神貺荷上恩並釋之未彌月而上爲箕神造臺尚書熊
浹極言不可上大恚曰我固知釋爵諸妄言歸過者立
至矣罷免浹復逮三人還繫爵抵家僅十日也其冬久
旱上祈雪未應守者恐上加怒於三人禁絕三人不得

通飲食爵曰必吾三人者餓死天乃雨雪乎校尉楊楝者孝子也其毋病楝嘗刲股見三人憐之言司官曰主上仁聖於三人者欲其生不欲其死胡可以非道相加使餓死耶於是予之通飲食而上亦終不加怒三人也又三年內殿火上於火光中聞神語呼三人名請釋之於是三人者竟釋矣爵歸二年有大鳥止于其舍爵曰楊伯起之鳥至矣兆在我乎越五日無疾而卒莊皇嗣極復爵官贈光祿寺少卿廕孫恒官左監丞而鋐及天佐及魁皆贈蔭如爵怡起官轉太常少卿鋐字汝器文

登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天佐字宇卿晉江人嘉靖十一年進士後諡忠愍魁字煥吾泰和人舉人位字順之太平人嘉靖十七年進士初以順德司理徵入吏科居期月封事八九上朝士仰其丰裁後所上疏乃言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水旱災傷未能盡消何也陛下勞心焦慮於上而下無同心輔政之臣也大臣相軋則偷和黨比言官罷諷則權奸益肆大敵在前而文武措置皆非國家之福三可懼也輔臣修怨竊威福吏部依阿輕黜陟於撫將官而將官懷小忿誤大事四當戒也明指

相鑾嵩冢宰許讚總督翟鵬趙廷瑞總兵張鳳周尚文更望皇上優容言官虛心聽納先務和德於上則大臣自爾公忠爲國和讓於下群臣肅雍百姓泰和人和薰烝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區區外侮不足攘矣上以禱祀語爲訕謗故被繫官太常陳五事復外調云

論曰周天佐以初進少年不忘批鱗遂致非命惜哉天威未霽國門之外沛然捐之封章已隨其後夫豈不知已死者爲可顧避乎誠愍時事之日非悍凶咎而不辭也其後二三君子卒能血脈于難若有神焉佑之不仰惟帝聰明至是天牖之矣